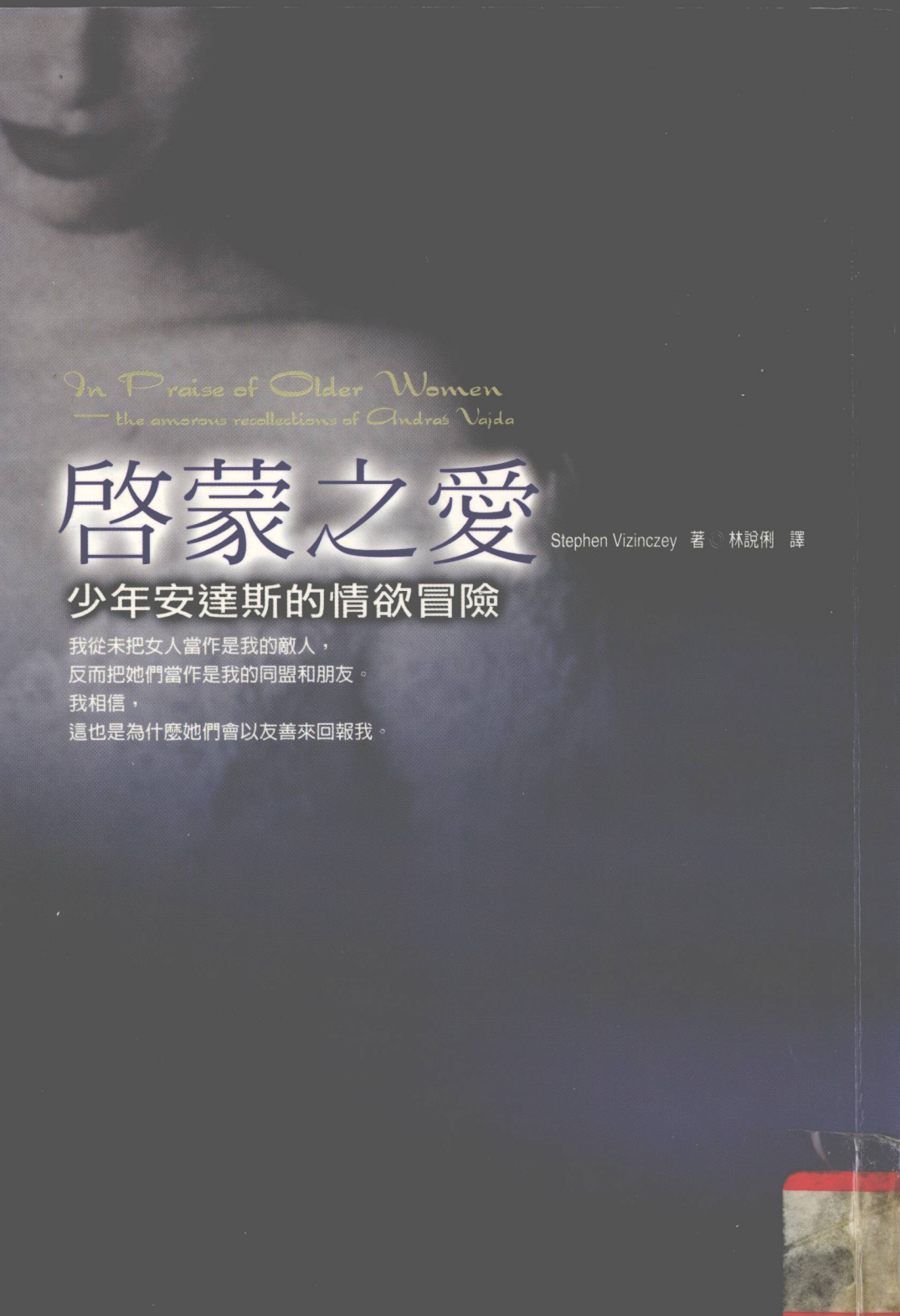




In Praise of Older Women
— the amorous recollections of *András Vajda*

啓蒙之愛

Stephen Vizinczey 著 林說俐 譯

少年安達斯的情欲冒險

我從未把女人當作是我的敵人，
反而把她們當作是我的同盟和朋友。
我相信，
這也是為什麼她們會以友善來回報我。

期本書必

1819

Stephen Vizinczey 著 © 林說剛 譯

啓蒙之愛

石漠基贈

少年安達斯的情欲冒險

In Praise of Older Women
— the amorous recollections of András Vajda



* A 0 8 9 4 0 8 0 *

啓·蒙·之·愛

目錄

CONTENTS

啓
蒙
之
愛



9	情聖的秘密	095
10	放輕鬆	111
11	處女	127
12	小孩的母親	143
13	焦慮與叛逆	165
14	與性冷感女人在一起的快樂	179
15	像青少女的成熟女人	203
16	不只是足夠	219

給沒有愛人的年輕男性

在你所有的戀情中，你應該優先選擇成熟的女性而非年輕的……因為她們比較世故練達。

——班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這本書是獻給成熟女性，訴諸的對象是年輕男性——這兩者之間的連結則是我的建議。我不是一個性學專家，但我是我所愛的女人的好學生，而且我會盡量去回憶那些快樂與不快樂的經驗，我相信，是它們讓我蛻變為男人。

我生命的前二十二年是在匈牙利、奧地利與義大利度過的，我的成長經歷與北美的年輕人大不相同。不一樣的情愛傳統使我們的夢想與機會也大異其趣。北美文化頌揚年輕夫妻與度蜜月的快樂；在歐洲，年輕男人與年長情婦之間的愛情才會散發完美的光芒。北美年輕人夢想成為愛情急先鋒，渴望征服處女，而歐洲人則重視連貫性與傳統，希望以歷史的智慧和敏感度來充實自我。很不幸地，年輕男性與年

長女性邂逅的機會正在遞減中，因為各地過度的工業化把人類打散成不同年齡層，大家庭被青少年聚集場所、老人安養之家，以及中年人的安靜公寓所取代。由於我生長在一個融合的社會型態中，深信我的回憶錄將有助於推廣女男平等的真理，不論他們的出生日期為何——也因此可以促進世代之間的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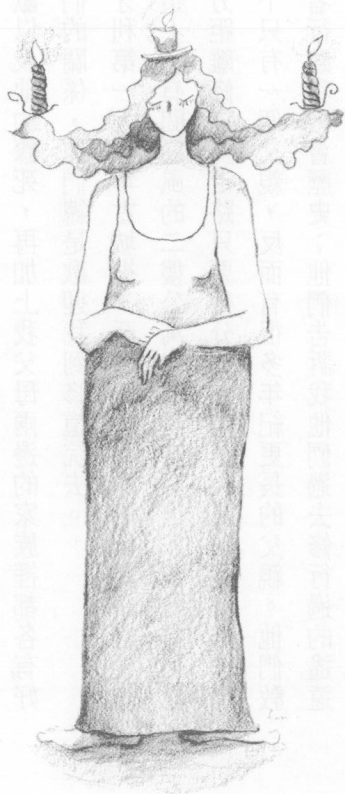
既然我將描述我自身的經驗，我應該再次說明我並無意以個人歷史來壓制讀者，我只希望能激起他對他自己的好奇。接下來的內容幾乎全是選擇性的回憶，重點不在於敘述者的個性，而是普遍性的愛情難關。而且，既然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算是自傳，我跟瑟伯一樣，很清楚班夫納多·契立尼（Benvenuto Cellini）嚴厲的格言，一個人至少要有四十歲，而且要有所作為，才有資格記錄下自己的生命（譯注：瑟伯，一八九四至一九六一年，美國幽默作家與漫畫家，《紐約人》（New Yorker）雜誌編輯與撰稿人；契立尼，一五〇〇至一五七一年，義大利雕塑家與金匠，代表作爲「帕爾修斯」雕像，並著有《自傳》），我完全不符合那些要求。但是，就像瑟伯說的：「現在這年頭，有打字機的人才不理會昔日大師的古怪規矩。」

安達斯·華伊達

信仰與友善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由於他人——存在即歸屬某人。

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



我，說他不認為我可以成為教士。我對他小看我的決心感到驚訝——就只因為我知道犧牲程度的大小——而且擔心他以後會不喜歡我了。但是他隨即又露出愉悅之色，笑著告訴我（他向來不吝於鼓勵他人）：「爲上帝服務的方式有很多種」。

我以前在他的彌撒儀式裡擔任助手，他因為起得早，所以喜歡在六點鐘舉行彌撒。大教堂裡通常只有他和我兩個人，感受著上帝的玄秘和偉大。雖然我現在是無神論者，但我仍然會憶起並珍惜那種欣喜，四支蠟燭在一片靜默的大理石空間中燃燒，充滿回音。我是在那裡學會感受與欣賞不可捉摸的神秘——這是種女性與生俱來、而男性得靠後天學習才能獲得的傾向，要是他們有幸的話。

我緊抓著這些依舊璀璨的回憶片段不放，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記憶相當怡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堅信許多男孩搞砸了他們的黃金歲月——還有他們的性格——只因他們誤以為，童年時期非得強悍點才能蛻變成男子漢。他們加入足球或曲棍球隊以求成長，但事實上一間空教堂或一條人煙稀少的鄉村道路，會讓他們更能感受世界和自我。我希望聖芳濟的修道士能原諒我的說法，但要不是教會教導我體會昇華與敬畏，我是不可能像現在這麼懂得去了解和欣賞女人的。

再回到這個一開始就困擾著一個天主教小男孩的獨身問題，我必須說明我早熟

在我身後收拾東西。因為我不太跟其他小孩玩，我從來不跟人打架。夾在修道士與我母親之間，我四周充滿著溫暖的愛意和一種絕對的自由意識。我不認為他們曾試著去控制我或教育我，他們只是看著我長大，而我唯一感受到的限制是，我很清楚感覺到他們希望我有最佳表現。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變成一個心胸開放、有感情的男孩，同時也是個自負的臭小子。我以為每個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愛我，而我對我所相識或耳聞之人，也會自然地表達出愛慕之情。

我這些快樂的情緒首先導向教會裡的聖人和殉道者。我在七、八歲時曾經有過浪漫的決心想成為傳教士，要是可能的話，還想在中國種稻的土地上，成為一個殉道者。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有一個豔陽高照的午後，我不想看書，就站在我房間的窗口，看著打扮入時的婦女在我們那條街上走過來走過去。我懷疑要是當了神職人員，發誓守身一輩子，我會覺得生命中沒有了眼前這些要去購物或是做頭髮、讓自己美上加美的俏女郎，日子會很難熬。因此我想成為教士的決心，便與是否要放棄女人的問題起了衝突，即使那時我根本還沒有能力欲求她們。

有好一陣子我對自己的顧慮感到羞恥，最後我去問我的告解神父——一個還保有赤子之心的六旬白髮老人——問他沒有女人的日子是不是很難過。他嚴肅地看著

我愛她們每一個，但是我最期待的是愛麗絲阿姨。她是個有點豐滿的金髮波霸，身上噴著迷人的香水，而且還有個圓圓的漂亮臉蛋。她總是會抱起我，假裝生氣地看著我的眼睛，並帶點我覺得是賣弄風騷的味道，以既柔又剛的語氣教訓我說：「你在妄想我的胸部是吧？小惡魔！」

愛麗絲阿姨是第一個把我當成重要人物對待的人。我幻想自己是個殉了道的首位匈牙利教宗，我已經視自己為一個大聖人，現在不過是暫時困在童年裡罷了。雖然當愛麗絲阿姨稱呼我為小惡魔時，賜予了我一種不同性質的偉大，但我知道在心裡面，我們有心照不宣的同感。

有時候爲了讓我母親可以擺脫我，她的朋友們會帶我去散步或是偶爾看看電影。然而只有愛麗絲阿姨會用約會的名義邀我出去。「我的帥哥，」她會以期待的喜悅心情說：「你可以帶我去電影院嗎？」

我特別記得有一次我是穿著我的第一條長褲跟她出去。那是春末或早秋的一個晴朗週六午後——那是在美國參戰之前，因為我們去看的電影是「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譯注：維多佛萊明 (Victor Fleming) 導演一九三九年的作品)。我在之前幾天拿到我的大人裝，迫不及待的要秀給愛麗絲阿姨看，她肯定

的憂慮，並不只是起因於我在公寓窗戶外看到的婦女。就像我可以參與修道院裡一群男性的生活一樣，我在家裡也經常受到一群女性的歡迎。我母親每星期都會辦茶會，邀請她的朋友們——一群介於三、四十歲之間，與她年齡相仿的寡婦和單身婦女。我記得修道院與我母親的茶會氣氛頗為接近，這讓我感到既驚訝又新奇。聖芳濟的修道士和我母親的朋友都是樂觀的人，對於自己的生活都相當滿足。我覺得自己是這兩個自足世界的唯一聯絡人，而且我對自己能在兩個世界裡優游自在感到驕傲。我無法想像生命中缺乏其一會是何種景象，而且我偶爾還是會覺得，沒有任何一種生活比得上做一個擁有一群四十歲女眷的聖芳濟修道士。

後來我開始期待每個母親朋友來訪的午後，她們會以溫熱柔軟的手捧著我的頭，讚美我深色的眼眸，被她們摸或是摸她們都會讓我飄飄欲仙。我試著模仿勇敢的殉道者，等她們一來就跳到她們身上，以親吻或擁抱的方式打招呼。她們大部分的人碰到這種情形都顯得驚訝和錯愕。「天啊，愛西，妳有個活蹦亂跳的兒子！」她們會這樣對我母親說。她們有些人會懷疑我，尤其是當我設法把手放在她們胸部上——不知為什麼，這比觸摸她們的手臂要來得刺激。然而，這些事件總是在歡笑聲中落幕，我不記得她們曾經對任何事情專注過許久。

我心裡猜想，要是沒有了我母親的茶會，我的日子會是怎樣？也許是因為有這些茶會的緣故，我才從未把女人當作是我的敵人，我反而當她們是同盟和朋友——我相信這也是爲什麼她們也以友善來回報我。我從未遇見過充斥在現代小說裡的惡女——她們一定是忙著對付那些把女人當成堡壘，而非攻掠不可的男人。

再回到對所有人友善的主題上——尤其是對女人——我不得不做出以下的結論。我在我母親每週茶會上的快活，表示我很早就對異性有不小的興趣，很顯然地，這種興趣跟我後來很有異性緣一事有很密切的關連。雖然我希望這本回憶錄有教導作用，但我得承認此書不是要讓你對女人更有興趣，也不是要讓女人對你更有興趣。如果你打從心底討厭她們，如果你幻想要羞辱她們，如果你喜歡使喚她們，那你也很有可能會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她們想望與喜愛你的程度，就跟你想望與喜愛她們的程度一樣——女人的心是寬大的。

會喜歡的。等擦了香水並上了妝的她終於到來，她太專注於跟我母親解釋她為何遲到，以至於沒注意到我的新長褲。然而，當我們要出門時，她聲音沙啞地叫了聲：「啊！」然後向後退了一步好上下打量我一番，我向她伸出我的手，她接過後說：「我今天有個最帥的男伴。」我們朝門口走去，手挽著手，像對快樂的情侶，這時我突然聽到我母親的聲音：

「安達斯，你記得要尿尿嗎？」

我跟愛麗絲阿姨離開公寓，對自己發誓絕不要再回家；即使我金髮女伴的安慰，也安撫不了惱羞成怒的我。當我們走下樓時，我正在思索該如何重新平衡我倆的關係。在我們踏上街道前，我捏了一下她的臀部，她假裝沒注意，但是臉紅得要命。我當下決定等我長大後要娶愛麗絲阿姨，因為她了解我。

但是，我不想把我的男孩時期變得太戲劇化，只講述我對那位美婦的迷戀。我和聖芳濟修道士在一起時最快樂，而在我母親的每週聚會上，我看到她所有的朋友聚在一起，聽著她們聊著時尚、戰爭、親戚、婚姻，以及我不懂的事情。寬敞幽靜的教堂以及我們充滿女人開心喧嘩聲的客廳，裡面盡是她們的香味，還有她們眨個不停的眼睛——這些是我童年裡最強烈也最生動的影像。

一直到十歲，我都被允許遺忘我出生那年剛好是希特勒掌權的事實。在飽受戰火蹂躪的歐洲，我們的城市對我而言是座遊樂區，它又小又像玩具，但卻悠久又帶有莊嚴，很像薩爾茲堡城內部分的古老區域。我住在這裡，一個住在仙境裡的快樂小王子，被一個大家族庇護著：我母親，一個沈靜多慮的女人，以嚴厲的眼神跟隨著我；我的阿姨們，她那群喧嘩、世俗而又優雅的朋友們；以及聖芳濟的修士和我慈祥的叔伯們。我生長在一個充滿愛的溫室裡，渾身上下的細胞都浸淫在愛意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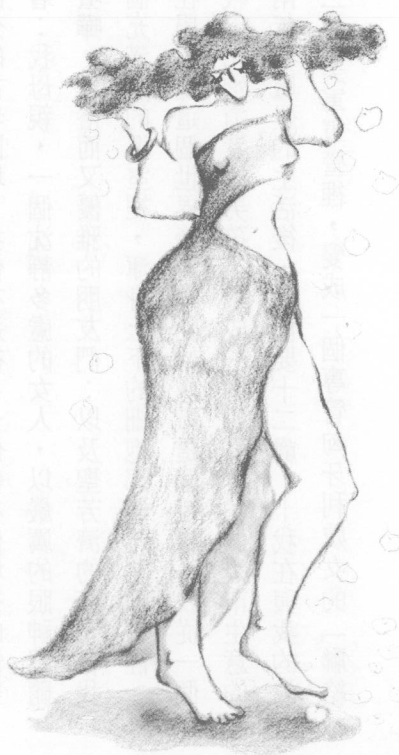
但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在學會愛這個世界後，也開始認識這個世界。我從一個無憂無慮、滿腦子想著要做教士和殉道者的男孩，變成一個皮條客和做黑市生意的人。戰爭結束時——在歷經兩年夢魘般的生活後，我快要十二歲——我在與我的故鄉極為相似的薩爾茲堡附近一個美軍軍營裡，變成一個專管匈牙利妓女的「聯絡人」。

我的轉變始於一九四三年的夏天，當時戰火終於波及匈牙利西部，我們平靜的城鎮變成一個德軍要塞，在夜裡，美軍轟炸機開始在舊有的廢墟中製造新的斷垣殘壁。我們的公寓被德軍徵用，而且很快也遭殃了。我們搬出去幾星期後，房子被擊個正著。爲了躲空襲，我們往西搬到祖父母住的偏僻鄉下，秋天時，我母親把我送

戰爭與賣淫

每一個新生兒都是救主——如果他變成了個普通混混就可惜了。

殷瑞·馬達屈 (Imre Madách)



我未曾從那次驚嚇中完全恢復過來。我在匈牙利皇家軍校 (Royal Hungarian Officers' Training College) 一年半的訓練，幾乎要把我變成無政府主義者。我既不能尊重亦不能信任學長、將軍、黨領導人、百萬富翁、主管，或甚至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很意外的是，這種態度似乎讓大多數的女人著迷——也許是因為她們不像大多數的男人一樣，那麼喜歡追求人造世界的完美秩序。

學長們特別關注我們鋪床的方式。

「你們的床要像玻璃一樣筆直平滑！」我們的寢室指揮官會這樣大叫，一邊把我的毯子和被單扔到房間的角落去。「你要多練習！」

即使在俄羅斯軍隊進入匈牙利之後，霍西上將宣布再抵抗也沒有用，匈牙利軍隊有一大部分已經陣亡，超過一百萬人，超過我們人口的百分之十，而且再也沒有匈牙利軍隊這回事了——即使如此，寢室指揮官還是執意要我們把被子疊得平整無瑕。他把我的被子丟開後，我得在三分鐘內重新疊好。要是時間超過，事實上每次都會超過，他會再扔出來，一再重複到他厭倦為止。這個鋪床遊戲一直玩到俄羅斯軍隊抵達城郊。然後上校帶著他的家人和所有財物開卡車逃走，那些卡車原本是要用來撤離軍校學生的，其他的軍官也多半失蹤了，我們在一位少校的帶領下，他是

到奧地利邊境附近一座小城裡的軍事學校。她說我在那裡很安全，不會餓肚子，而且可以學拉丁文。

掌理學校的上校在歡迎新生入校的演說中總結學校的精神：「你們在這裡將學到何謂真正的紀律！」我們每天無時無刻不被咆哮，在教堂、在操場、在宿舍。每天下午從三點到四點，我們得繞公園走一圈，公園裡又大又布滿樹木，周圍還圍繞著高牆。我們被命令要快步前進，不可稍作停頓，否則會遭到嚴厲的體罰，旁邊有士官在監視我們——他們倚靠在樹上——以確定我們沒有犯規。而我們這些菜鳥兵還得聽老鳥的話，他們對我們也有軍事權威。我發現自己第一天，就因為被一個站在身後的學長大聲勒令我立正站好而陷入窘境。

他是個紅髮理平頭的瘦男孩，外表看起來蒼白軟弱——事實上他看起來比我小。我很怕違抗他的命令，但更怕違抗中士的命令。我快步向前走，他得用跑的才跟得上我。等他跑到我身旁，他一邊流汗一邊喘氣。

「向我敬禮！」他以細弱顫抖的聲音命令我。

「向我敬禮！」我向他敬禮，一邊繼續走，內心感到相當反感。我想我的身邊全都是瘋子。